傷寒論辨正

陰上
陰中

五

武9
312
7

武門 512 5

傷寒論辨正卷陰上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甫著

辨太陰病脉證并治法

三陰之主寒也凡病之起乎內而不因乎外者統謂之寒也惟寒亦不一其緩急也岐為三部位者亦猶三陽也雖然三陰皆具于內而三部位之隱然不可見也不比若太陽之於肌表少陽之於心胸陽明之於胃府三部位之顯然可指也三陽之不獨統之于胃府而三陰亦莫不統之于胃府為

三陰之皆具于內而無有其所指則何以見其所謂三部位者哉於是乎見夫名胃府於陽明輒謂亦宜求之於藏也太陰為脾少陰為腎厥陰為肝者不為不相似然奈其猶具于內而隱然不可見何如張仲景氏之言則獨不然矣夫三陽者熱之淺深也而其於部位雖如其可指乎未必強之於此而必稽之於脉證為三陰者寒之緩急也而其於部位雖云其不可見乎未必誣之於此亦必稽之於脉證而未必求之於藏府也獨言胃府而名之於陽明者蓋胃者津液之原也有生之本也有夫飲食之入與前後之出顯然

可度之於外而察其所病之如何於內也實若洞視然豈比它藏府之隱然不可度之於外而察之於內哉所以不言它藏府而獨言胃府也獨言胃府而名之於陽明聚寒熱於此而兩之於陰陽各岐之於三部位而差其淺深緩急具之脉證而盡其辨為三陽三陰之於方劑各隨其部位而異其宜也部位不明方劑不適方劑之異其宜莫不隨其部位為是以先明其部位之為務部位之具于脉證不可不稽矣是故各篇題標曰辨某病脉證例曰隨證治之欲使人通稽之於脉證也豈可復遐求之於脾腎肝之藏哉夫惟名胃府於陽明而

統寒熱於此也不拘其可指與其不可見稽之於脉證則陽乎陰乎與其淺深緩急之差也各部位之別彰然可明乎前而方劑之分適然可從乎後矣豈不愉快哉夫惟名胃府於陽明而兩寒熱於陰陽也雖各岐之於三部位而差其淺深緩急乎惟是先標其病位而覺其區別令易依據而繼之以其輕重與其少異同與其之變之轉機無有所洩焉不但其在本位者條熱忽寒陽位而裏寒陰位而裏熱錯綜其自變而之變之轉機見其發活之縱橫如循環之無端也可見三陽篇中論三陰證候三陰篇中論三陽證候方劑未嘗拘其部位

未嘗不隨其寒熱而互通其用通而不乖則一而萬也據此觀之彰彰乎明哉既是兩寒熱於陰陽乎各岐之於三部位而差其淺深緩急乎莫不統之於胃府而稽之於脉證焉則萬而一也豈可復求之於它藏府哉三陽之於熱陽明為其極也三陰之於寒厥陰為其極也此二者之於極皆為可畏矣而三陽猶是緩而三陰既已急也熱之雖深劇乎不如寒之暴急矣豈可不畏哉熱之必有其淺深也而又有裏熱為太陰者裏寒為寒之必有其緩急也而又有裏寒為太陰者裏之初而其最緩者也少陰者裏之本而其已急者也厥陰者裏之末而其最急

者也三陰之主寒也太陰閉陰陽亦猶少陽閉二陽也故以腹中言之少陰厥陰姑為之本末而未心拘其部位爲於是乎腹滿而吐自利腹痛而未至手足厥寒此為太陰脉微細但欲寐吐利咽痛手足寒此為少陰吐利厥逆此為厥陰無不莽為之緩急而統之於胃府爲所以岐為三部位也所以統為寒也夫既兩寒熱於陰陽而統之於胃府爲所以方劑未嘗拘其部位未嘗不隨其寒熱而互通其用通而不乖也此豈非一而萬萬而一哉太陰之於腹中此為其部位也莫論乎陽明上接少陽為之表裏下與二陰為之緩急而在其閉位

爲所以腹滿而吐自利腹痛而未至手足厥寒也太陰之於腹中此為其部位也熱熾陽明則必為腹滿腹痛此為胃實使之也不然則或小便不利身必發黃此為瘀熱使之也必口乾燥而渴也此二者惟陽明之所無而非太陰之所擅也故治法在陽明爲如調胃大小承氣湯及茵蔯蒿湯是也若身目為黃小便不利此為寒溼使之也雖或渴乎不至口乾咽燥也此惟太陰之所擅而非陽明之所無也故治法屬太陰爲如麻黃連軺赤小豆湯是也若熱揷太陰小便自利不能發黃則不得不延之於陽明也延之於陽明則必使大便鞕也

此不屬之於太陰而屬之於陽明也故治法在陽明爲如大小承氣湯是也太陰之於腹中此爲其部位也熱也少陽則或爲腹痛胸中煩滿欲嘔吐也治法在少陽爲如小柴胡湯黄連湯是也若但腹滿或其心煩起卧不安也治法屬少陽爲如厚朴生薑甘艸半夏人參湯及梔子厚朴湯是也是皆不屬之於太陰而屬之於少陽也太陰之於腹中此爲其部位也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沈重疼痛自下利或便膿血則不取之於太陰而取之於少陰也故治法在少陰爲如真武湯及桃花湯是也若腹中痛小便不利泄利下重則不屬之於裏寒而屬之於裏熱也故治法屬少陽爲如四逆散是也若腹脹不大便不但口乾燥或讝語煩躁則雖外見寒乎必取之於裏熱也故治法在陽明爲如大承氣湯是也若腹痛脹滿或下利清穀則雖有熱乎必取之於裏寒也故治法在厥陰爲如四逆湯及通脉之畧是也是皆雖腹滿若腹痛乎惟熱與寒也必有其所主莫不各岐其部位於其淺深緩急之差具之脉證盡竭其辨爲乃今覺其所主之在彼而不在此於脉證不取之於太陰之分而取之於或於陽明或於少陽於少陰於厥陰而見方劑之各隨其部位而異其宜爲爾矣豈非善

盡而不洩哉太陰之於腹中此為其部位也腹滿而吐自利腹痛而未至手足厥寒此為太陰之分也嘔吐而下利或腹滿或腹痛名曰霍亂而其寒多不用水者為理中丸則此屬太陰者也例曰自利不渴者屬太陰是也腹中急痛之因寒者為小建中湯則亦屬太陰者也本篇載桂枝加芍藥湯曰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此其證與方大為相近則豈不亦屬太陰乎霍亂之因熱乎曰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腹中急痛之因熱乎曰不差者與小柴胡湯主之此二者豈不屬少陽乎太陰之腹痛而未至手足厥寒也若四肢厥逆則不取之厥陰而何部位之取乎是故三陰皆舉吐利而顯寒之病狀篇末載通脉四逆加猪膽汁湯以極其緩急之差焉豈翅霍亂而三陰通之如一焉豈翅三陰而陽明少陽與焉豈翅陽明少陽而太陽亦與焉論曰太陰病脉浮者可發汗又吐利止身痛不休者皆以桂枝湯則三陽三陰亦惟通之如一而萬矣萬而無歸則不得不紊矣紊則必迷矣迷則必失矣是故莫論乎兩寒熱於陰陽焉各岐之於三部位先覺其區別而後錯綜其自變而之變之轉機各聚之於其中盡而不洩焉此其所以有歸而不紊使人不迷以失

也部位之區別不可不明矣自變而之變之轉機不可不察矣若夫少陽部位之於變也最居多矣而本篇僅載數條太陰部位之於病也已不少矣而今亦僅載數條皆盡之於太陽及它篇矣而皆處其閉位者也是故次少陽於陽明之後而婉之於太陰之前以見少陽之閉二陽之義與太陰之閉陰陽之由惟太陰篇之大旨為然矣

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鞕

太陰者蓋裏之初也較之少陽則稍已深較之二陰則最是緩故以腹中言之腹滿以下至腹自痛為太陰部位之準證也雖然陽明亦有腹滿腹痛宜大承氣湯則不得不謬濕之陽明而下之也於是乎繼若下之以下三句於後以戒其不可下也腹滿腹痛之雖如一乎有熱有寒熱謂陽明下之為法也寒謂太陰温之為法也既有此之別而又將易謬濕矣所以繼之以其不可下之戒也

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澀而長者為欲愈

中風本是以其輕者論之也三陽三陰皆有其輕重焉

位之準證也惟益甚二字似不穩按醫宗金鑑引吳人駒之說云自利益甚四字當在胸下結鞕之下云云此說近是夫既至腹自痛為太陰部位之準證也此固非其可下者也雖然陽明亦有腹滿腹痛宜大承氣湯則不得不謬濕之陽明而下之也於是乎繼若下之以下三句於後以戒其不可下也腹滿腹痛之雖如一乎有熱有寒熱謂陽明下之為法也寒謂太陰温之為法也既有此之別而又將易謬濕矣所以繼之以其不可下之戒也

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澀而長者為欲愈

中風本是以其輕者論之也三陽三陰皆有其輕重焉

而三陽既論傷寒中風則三陰亦不得不論矣乃今雖論中風矣然唯論其脉而不具其證此何不似仲景氏之辭氣而大似叔和氏之脉例也三陰亦不可不論矣則此條之出乎叔和氏如不可廢然雖然如其不足以據何無論乎傷寒之重者亦知其必有中風之輕者而後廢之可也少陰厥陰之於中風亦皆倣此

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 上

辨見于太陽篇

太陰病脉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

此蓋自利腹滿者也故標曰太陰病三陰之於脉診況為其位也乃今下利腹滿則脉當沉而反浮浮為熱為

在表此蓋曰脉浮而發熱惡寒具于其中所謂太陰中風也故今權之桂枝之類而曰宜先攻其表而後救其裏者也此與十棗湯條頗同其治例矣曰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豈非先攻其表乎曰汗出不惡寒者表解裏未和也豈非後救其裏乎今夫有下利腹滿之在裏而又有脉浮發熱惡寒之在表則其脉不相援其勢於表裏乎亦惟裏為主而表為客先攻其客而後救其主所以與十棗湯條頗同其治例也

前條標曰太陰病者蓋以自利言之也因繼之於後而

及其不渴之義爾又何圈以域之乎不唯其不渴而手足温此為屬太陰也不唯其渴而手足寒此為屬少陰也藏内也寒即裏寒之寒謂其在腹中所以使下利者也與熱異等故名曰寒當温之蓋指理中四逆之劑言之也按宜服四逆輩五字雖義不乖蓋後人之所補也

傷寒脉浮而緩手足自温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黄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

此至七八日與陽明篇所載正同惟彼則至此為大便鞕此則至此為下利是之為異也彼其所以大便鞕者以熱之延及於陽明也熱無所之而散假物以為之形則其勢稍鋭矣故治法在陽明也此其所以為下利者以熱之獨客於太陰也熱有所漏而去不假物以為之形則其勢稍鈍矣故或不必治而下利自止也按此條蓋岐陽明篇所載而二之後論其有均在裏熱而其鋭如彼而又其鈍如此者也雖出後人之手有其可以議也若此矣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爾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

此篇之在太陰也不可標曰太陽病而不以此標之則何以見其所本之義乎故更加本字避本篇也若夫病猶在太陽則雖有陽明證為未可下而況專在太陽而

不及陽明豈容下之乎而今下之是醫誤其治法也故曰醫反曰因且痛且止此謂時痛也腹滿時痛之因醫反下之之誤其治法也較之腹中急痛之重者則為稍輕矣是故彼其重也以桂枝加芍藥更加之膠飴之劑名曰小建中湯此其輕也以其去膠飴之方名曰桂枝加芍藥湯二湯之於輕重也若此矣而今不及自利則不得為正證故不標曰太陰病而曰屬太陰也爾而通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

承前證而論之何可圈以域之乎實乃胃實之實大實謂腹中堅鞕大便不通也論曰腹滿痛者此為實是也雖然彼則燥屎必有讝語潮熱口乾咽燥等證也故大黃四兩而佐之以芒硝矣此則但不大便而不有讝語潮熱口乾咽燥等證也故君之以芍藥而大黃僅一兩矣惟是陽明與太陰之分耳

太陰為病脉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

腹滿痛之於陽明與太陰也在陽明則脉或浮滑或洪數以其因熱也在太陰則脉或沈遲或微弱以其因寒也乃今雖脉弱乎有不大便之實於是乎加大黃以瀉其實也雖乃加大黃乎固非若承氣湯之比也四兩之多一兩之少既有酌量豈非減之乎且其人續自便利則當唯在桂枝加芍藥湯而又何關增減大黃之畧乎

此追論前條云爾蓋後人之言耳

桂枝加芍藥湯方　於桂枝湯方中更加芍藥三兩足前成六兩餘依桂枝湯法服

桂枝加大黃湯方　於桂枝加芍藥湯方中加大黃一兩餘依桂枝湯法服

傷寒論辨正卷陰上終

傷寒論辨正卷陰中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甫著

辨少陰病脉證并治法

三陰之主寒也寒凝結於內則賊精氣害人軀殊劇於熱且暴急矣雖飲食入口為彼所礙不能釀蒸鑠化於內甚則腹滿痛嘔吐下利清穀亦莫不皆統之於胃府焉少陰者上騰喉嚨下引四肢起臍中逆心胸所以脉微細但欲寐吐利心煩而渴咽痛小便清白手足寒為其部位也少陰之上騰

喉嚨也或咽痛或咽中痛或咽中傷生瘡語言難出如甘艸湯桔梗湯苦酒湯半夏散及湯是也少陰之下引四肢也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脉沈或四肢沈重疼痛自下利如附子湯真武湯是也少陰之起腎中逮心胸也邪實胸中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治法屬少陽爲如瓜蒂散是也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治法在少陰爲如真武湯是也少陰之脉微細但欲寐爲其部位也熱爲寒所蔽不能發乎外口乾咽燥不大便或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治法在陽明爲如大承氣湯是也熱在腸胃便血

一身手足盡熱如桃核承氣湯是也熱在下焦下利嘔渴心煩不得眠小便難如猪苓湯是也少陰之脉微細但欲寐爲其部位也腹痛小便不利自下利或下利不止便膿血治法在少陰爲如真武湯桃花湯是也若寒獨逞其勢則必馳上下吐利煩躁四肢厥逆脉微欲絶或至無脉治法在厥陰而二道爲一爲吳茱萸湯主嘔吐也一爲四逆湯主下利也少陰之主寒也無熱爲之分於是在其始發熱者姑取之於表微發其汗如麻黄附子細辛湯及甘艸湯是也少陰之主寒也始在三陽或發汗之過也或下之之誤也其遂及於此者固不

厥陰篇下脫為之本末四字

少矣而今不論其然者而悉曰少陰病以論其始於此者也乃今論其始於此者而夫遂及於此者自具其中矣三陽三陰之於各篇也弗啻標其本位或曰中風或曰傷寒曰病曰病人曰病者差其冒首焉獨於此篇悉曰少陰病而不及它冒首者蓋無論傷寒中風欲并之厥陰篇通而如一見其在此乎有將忽趨厥陰之機也是故於厥陰篇則不標其本位而悉曰傷寒以明其不但承少陰篇而太陽以下亦皆承之於此也三陰之於寒也雖各岐其部位於脉證而皆曰吐利顯寒之狀態亦皆未必矣亦皆大不相遠者也惟太陰手足温為稍緩矣少陰手足寒為已急矣厥陰四肢逆冷為最急矣設令手足寒遂及厥冷則既是厥陰也可見凡若此類論之於此篇皆標曰少陰病并之厥陰篇於厥陰篇則承太陽以下凡及於此者悉標曰傷寒并之少陰篇也少陰厥陰之為本末乎所以通而如一之大旨為然矣

少陰之為病脉微細但欲寐也

少陰者蓋裏之本也較之陰之於脉沈為其位也故沈者三陰之脉位而其經也微細者少陰之脉徑而其緯也故今以微細為少陰部位之診候也臨其病者身無熱萎爾如疲嚢然似屈甚

則惡寒而蹉但欲寐否則心煩不能卧惟陰狀為然矣
乃今舉其但欲寐之一狀以為少陰部位之準證也以
下凡曰少陰病者皆統此脉證而論之也如欲吐不吐
心煩及咽痛等亦皆少陰之一證也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
陰也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
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

此至但欲寐承前條而論之故標曰少陰病此其正證
也三陰皆曰吐利而自利為太陰之分也亦猶三陽皆
曰熱而發熱為太陽之分也自利本非少陰之分也故
曰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以其渴也渴之有陰陽也辨之

在寒熱焉少陰之於裏也不唯於寒而又有其於熱者
辨之在小便之赤白也故曰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
具因知其小便赤者此其裏有熱也不唯其於渴而其
不渴亦當以此而辨之已不唯於少陰而於厥陰亦當
以此而辨之已按虛故引水自救六字蓋論裏寒之所
以為渴之異乎夫裏熱之所以為渴也小便白者以下
十九字論小便之所以為白色之由也是蓋皆後人之
所註謬而混者也

病人脉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咽痛
而復吐利

緊之為脉大氐在三陽三陰皆無汗為其分故通曰病

人曰陰陽俱汗出曰反乃其汗出也縱脉浮緊發熱惡寒不可妄發汗者也況無發熱惡寒乎既無發熱惡寒則不能不屬之少陰況其沈緊乎故曰亡陽曰屬少陰皆言其不可發汗也亡無通無陽謂無太陽證也緊之為脉蓋熱與寒皆甚於裏之候也既而不在陽伝則獨不得不偪陰伝獨偪陰伝則不得不馳上下矣故以大法見之證曰當咽痛而復吐利亦皆少陰之一證也

少陰病欬而下利讝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

此蓋少陰之裏熱而當其始之所初也視之夫在太陽之始所謂或未發熱者耶於是不省其裏而唯其表之攻而況不攻之以藥而假以火氣津液何不涸竭乎故曰小便必難本是少陰之裏熱也而今措其裏而攻其表豈不誤乎故曰以強責少陰汗也若夫發汗之誤其治法則姑舍諸下利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小便難者為猪苓湯則此條豈為之而發之耶

少陰病脉細沈數病為在裏不可發汗

脉之為候也浮為陽伝沈為陰伝故在少陰則微細沈細為其候也惟數為熱故浮而數則為熱在表為可發汗沈為其伝故數之為熱不在表而在裏為不可發汗也若夫在少陰則病為在裏對其在表也曰不可發汗對其可發汗也按

此蓋因前條曰強責少陰汗、論及于此耳、
少陰病脉微、不可發汗、[亾]陽故也陽已虛、尺脉弱濇者、復不可下之、

少陰之為脉、本是微細為其伍則今雖但曰微、又何在它乎、況標曰少陰病乎、前條曰細沈數、而今曰微者、蓋亦其發熱者也既而發熱則不能無疑其或可發汗、於是乎斷之曰脉微不可發汗、論曰病發熱頭痛脉反沈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此其於發熱頭痛雖大似太陽乎、惟其於脉反沈乃取之少陰亦為不可發汗也然又有其可發汗者、論曰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脉沈者麻黄附子細辛湯主之、又曰少陰病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艸湯微發汗、此其熱之猶在表而未及裏也故為可發汗也然本是在少陰而脉沈則雖其可發汗乎、不在大發而在微發、不唯在微發而在二三日之始豈在二三日以上、病形悉具之後乎、乃今如此條則以二三日以上、病形悉具之後論之也非以二三日之始論之也雖在二三日之始乎、要在審其反發熱否與有熱在裏否而辨其可發汗與不可發汗矣、若乃有熱在裏則小便必赤濇於是雖脉沈微細之在少陰乎、併夫口乾咽燥、此為其可下之證也論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乾咽燥者急下之是也亦惟以其始論之故曰得之二三日、曰急可以見矣、脉弱濇者豈可復下之乎、按此條

至不可發汗蓋正文也已解唯精氣未復也則雖義如不乘特分尺脉者得無不乘乎因疑已陽以下必是後人之所繼以補也

少陰病脉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緊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

病形少陰而脉緊則蓋亦裏有熱者也熱愈無所除則必偏於裏或自下利熱幸因下利而除故脉暴微也於是雖均在少陰而又有寒熱二途之別焉乃其之寒也手足必寒甚則至厥逆是豈為欲解乎若其於熱也手足必温是以其在少陰手足寒為本證也故於手足温曰反熱幸因下利而除則脉烏得荐緊乎若熱不因下利而除則脉烏得不荐緊乎故於緊去亦曰反是故設令脉暴微手足寒或至厥逆則裏寒之甚者可以候矣手足温脉不見緊則裏熱之除者可以察矣故曰為欲解也雖均在少陰而又有寒熱二途之別也若此矣乃今示此義於二反字明哲矣哉熱幸因下利而除則下利隨自止者亦可知矣故復曰雖煩下利必自愈不唯言其不可強攻其裏熱而言其不可謬為裏寒而治之也雖必言不須藥而自愈也按此條蓋在二三日之始必有宜發汗之機而既已失之至七八日遂及於此也

少陰病下利若利自止惡寒而踡卧手足温者可治

七日字對二三日之始而言之非苟設之也

少陰病惡寒而蹈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
或下利或下利自止惡寒而蹈則時自煩則雖其在少陰而手足温及欲去衣被者皆似其少緩也較之四支厥逆欲得近衣者之最急而難治則如稍易治然故今手足温者欲去衣被者皆曰可治按二條皆承前條曰自下利曰雖煩下利必自愈而論之也雖義如不乖乎蓋後人之所繼以補也

少陰中風脉陽微陰浮者為欲愈
辨見太陽篇

少陰病欲解時從子至寅上
辨見太陽篇

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陰七壯
此與上條所謂手足温者欲去衣被者頗同其類也而彼曰手足温此曰不逆冷曰可治曰不死不同其辭也按以下第四條曰吐利躁煩四逆者死此條全是對彼條論其緩急也惟彼則不發熱此則反發熱曰死曰不死是在其類而同其辭也豈非論其緩急乎而此條之對彼條而論其緩急也蓋亦後人之所繼以補也灸少陰七壯註云灸太谿二穴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腸胃必便血也
上條曰至七八日自下利云云此則不然乃至八九日

熱結腸胱內成瘀血外及一身手足也瘀血之成於腸胱也必便血不唯一身手足盡熱及小便自利少腹急結或鞕滿唇舌乾燥此為瘀血之候為桃核承氣湯也瘀血之成於腸胃也腹不滿言我滿消穀善饑不大便及喜忘屎雖鞕大便反易其色必黑亦皆為瘀血之候為抵當湯也因此觀之無論其便血者雖不見血者亦當須是等之候於外而度其在腸胱與在腸胃於內也已矣雖均在少腹乎小便不利之非瘀血也固矣雖小便自利又有其非瘀血者也論曰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為冷結在腸胱為四逆湯也因此觀之雖均在腸胱乎或熱或冷不唯視之少腹

必推之唇舌手足也亦復當須是等之候於外而察其瘀血與非瘀血於內也已矣按此條蓋亦在二三日之始必有定發汗之機而既已失之至八九日遂及於此也八九日字自七八日來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為難治

此蓋始無定發汗之機者也故曰但厥厥謂微厥也本無汗或以為定發汗然始無定發汗之機何以強之乎乃其強之也動其血之甚逆奔於上除耳之外非從口鼻則從目馳雖未必悉至于此而適有其如此者所以舉以戒之也余親見其類此而遽斃者不知其與何方

劑否宜矣今為難治也按是名下厥上竭六字疑後人之所名本發之於旁者謬而涼耳

少陰病惡寒身蹐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此承上條曰若利自止惡寒而蹐卧手足温者可治而論之也彼曰可治此曰不治唯是對彼條而論其緩急耳豈亦後人之所繼以補耶

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既而四支厥逆則是厥陰也而今標曰少陰病者蓋其始也惟在吐利未至四支厥逆乃今欲見少陰厥陰之相距僅在毫釐之間而荐薦于此之暴急若此所以載之於此篇標曰少陰病舉其始而示其轉機也以下既

趨厥陰仍標曰少陰病者往往亦然矣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下利已止則似其病稍瘥矣而今頭眩者不唯其不瘥以下利之氣將漸逼於上故也既而時時上逼於心胷則不得不自煩當是之時不言我煩又不見其煩狀但見其自冒也冒者乂手自冒心之冒而非欝冒之冒也若果為欝冒則自字不通故在此則自冒心之謂也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蹐脉不至不煩而躁者死

曰脉不至則既與四逆湯而不見其効者也夫病之深於裏上逼於心胷也不得不煩矣煩之已甚不得不躁矣於是乎有煩者有煩且躁者而躁本由煩之已甚也

故連而言之矣而今不煩而躁者何謂也此與時時自冒者頗不相遠皆氣已竭神將去之候也故不言我煩但躁而已矣豈不亦皆危乎所以曰死也煩躁之義詳于名數解

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六七日蓋以其漸深於裏者論之也凡人之於死生其機起于臍中焉而有常矣又有變矣乃候之於脉動與氣息焉而其在常也正氣能守而約之矣故不浮不沈是為氣息之常也乃其於是為脉動之常也不高不迫是為氣息之常也乃其於變也邪氣必襲而劫之矣故或浮或沈是為脉動之變也乃高乃迫是為氣息之變也逮其已甚者必至無脉動矣既無脉動猶能氣息矣猶能氣息既已危矣而況於其既高既迫者乎危之至也蓋有其無脉動猶能氣息者也未有其無氣息猶能脉動者也是故脉動死生之小機而氣息死生之大機也乃今所以使息高者不啻不在其常而在其變之已甚者也蓋邪氣太盛則正氣益奪莫不襲而劫之矣惡能守而約之矣所以使息高也豈不危之至乎又如裏寒外熱及下利日十餘行脉反實者與跌陽負少陰者且後之所謂卒中風偏枯之於鼾睡與其脉洪大等亦皆莫不因邪氣襲而劫之矣而正氣不能守而約之矣所以曰死也可見仲景氏之論其大要而規則於我我足以擴充吾之技也豈翅

此而已哉不可不深留意焉

少陰病脉微細沈但欲卧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卧寐者死

此蓋其始也四支沈重故但欲卧也以其汗出故當煩而不煩也寒將逼上故自欲吐也至五六日自利者以寒漸甚於裏也又有至此而未如是之甚者論曰至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云云是未及煩躁則猶是其易者也在此則始但欲卧汗出不煩至此乃煩躁不得卧寐則既是其劇者也雖均曰至五六日劇易之分可以見已煩之因熱乎有幸因下利熱自去煩亦隨止者也煩之因寒乎寒漸益甚於裏則因自利不但煩至躁不得卧豈不亦危之至乎所以曰死也乃今欲明夫非若幸因下利熱自去煩亦隨止之比也故添一復字令人開眼注意爾復攴也按脉微細沈條辨尚論篇並無微字以上五條為一類

凡論死候者特陽明與少陰厥陰爾以其深且急也若乃太陽則在肌表少陽則閉二陽太陰則閉陰陽故未及于此矣以其淺且緩也所以不論也陽明者有生之總主而二陰為之根柢焉而熱之太猛烈也總主必受焦爛矣寒之至殺厲也根柢心被殘摧矣非以其深且急乎所以特論死候也或曰凡人之死於病也臨其將死之終莫不攻心衝胸矣心胸之為少陽部位則人之

死於病也悉在少陽豈復在它哉而今子獨為未及于此特以陽明二陰論之吁何其妄也曰否否子未知醫之務乎夫醫者惟識鑒病機之務者也識鑒病機之要自辨部位始焉三陽三陰者是其部位也醫之所以能察人之死生者善識鑒病機之至也是故人之於死生亦昭之三陽三陰之部位焉在三陽三陰之部位特陽明二陰為甚矣陽明二陰之熱與寒之已深且急也能使人之死於茲也二陽太陰之熱與寒之猶淺且緩也不若是之甚所以未及于此也人之死於茲也特在陽明二陰而少陽不與而非陽明二陰使之也必因邪氣襲而拊之矣而正氣不能守以約之矣則臨其將死之

終欲不攻心衝胸得乎雖心胸之為少陽部位乎不在于此而在于彼也是故在陽明論之曰短氣曰直視喘滿在少陰則曰欲吐不吐心煩曰飲食入口則吐曰咽痛胸滿曰頭眩自冒在厥陰則曰氣上撞心心中疼熱曰舌赤色曰口乾咽燥凡是皆不但關于心胸謂之少陽部位可乎陽明者有生之總主而二陰為之根柢焉而熱之太猛烈也總主必受焦爛矣寒之至殺厲也根柢必被殘摧矣故人之死於茲也特在陽明二陰而少陽不與而非陽明二陰使之也無不因邪氣襲而劫之矣而正氣不能守以約之矣臨其將死之終所以攻心衝胸也醫之所以能察人之死生者善識鑒病機之至

也往昔之能察人之死生者稱為良醫也有以我陽明二陰之熱與寒之已深且急也能使人之死於茲也因知人之死於茲也亦自有陰陽之分也乃其於陽也已死之後身體猶温或至三五時況於其未死之初乎以熱之極也甚矣人之惑之也謂是參附之力能引之於此而然者也不知其不用之猶或其然者也參附之雖靈乎本是草根既不能奏効其未死之初又惡能引力其已死之後至三五時乎可謂不思之甚矣乃其於陰也未死之初四支厥逆或至膚冷況於其已死之後乎以寒之極也因此觀之人之死於茲也亦自有陰陽之分可以知矣此雖其知之之如未有稗益亦可以推寒

熱之由則識鑒病機之一端耳豈容忽諸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沈者麻黄附子細辛湯主之

此曰始得之次條曰得之二三日皆謂始于少陰者而非謂傳經之至于此者也少陰之為病脈沈微細無熱為其分也故今於發熱曰反雖曰發熱而脈則不浮而沈沈而不微細則猶淺而未深者也少陰之為病本是在裏者也然在二三日之始而猶淺而未深故未見其裏證惟見發熱於表而見脈沈之在少陰則似其不可發汗者也似其不可發汗而不可不發汗者也不在大發而在微發矣不在二三日以上裏證已具之後而在二三日以前裏證未具之始矣是故

其不可不發汗固不得均之太陽也於是乎雖用麻黃不伍之以桂枝而伍以附子兼備於裏以微發其汗懼寒之深於裏也麻黃之能通肉乎必假桂枝之力與温覆之助僥得發汗也乃今伍之附子細辛或伍以附子甘艸不假桂枝之力與温覆之助故曰微發汗蓋謂其達表之微也不必汗出之微也夫既在二三日之始未見其裏證惟見發熱於表故先馳其發熱於表使其不援勢於裏者也若在二三日以上脉已微細裏證漸具則發汗之不翅無益莫不更援勢於裏矣故例之曰脉細沈數病為在裏不可發汗又曰脉微不可發汗蓋皆以二三日以上裏證已具者言之也然則在二三日以上脉已微細裏證已具則非宜發汗也在二三日之始未見其裏證惟見發熱於表則宜發汗者也雖則宜發汗乎見脉沈之在少陰則何得均之太陽乎所以兼備於裏微發其汗也豈非懼寒之深於裏乎然則縱見發熱於表當先審在二三日之始否與脉見微細否與已見其裏證否爾矣少陰之為病不唯裏寒而有表熱而又有裏熱而其於淺深各有脉證具焉豈可不審矣乎

麻黃附子細辛湯方　麻黃二兩細辛二兩附子一枚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藥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艸湯微發汗以二三日

無裏證故微發汗也

此併前條而論之故但曰二三日而不及脉證也或曰細辛甘艸各殊其能矣且水或一斗或七升不同其煎煮之法則脉證當自不同矣而今不擧脉證徒擧方而論曰微發汗此何以辨二湯之別乎曰二湯各主麻黄附子而細辛甘艸為之畧則本自為不霄壤矣惟細辛之稍駃乎甘艸之頗緩乎不必無其所隨而從矣且曰始得之二三日皆以其裏證未具之始論之則脉證當自不霄壤惟在其輕重爾雖以其裏證未具之始論之又不能無其輕重矣乃其於輕重可據彼脉證而推之於此則二湯之別其所隨而從判然可辨矣於是在其裏證未具之始乎其頗重者為麻黄附子細辛湯其稍輕者為麻黄附子甘艸湯二湯本自不霄壤而區別其輕重之至此乎最極其精微者也不可不審辨矣按以二三日以下十二字蓋後人繼發此義乎可謂善愜爾所謂裏證者如下條論曰心中煩不得臥曰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沈重疼痛自下利曰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曰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曰腹脹不大便之類是也故曰二三日以上曰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曰六七日皆對此曰始得之曰得之二三日也亦不可不復審辨矣

麻黄附子甘艸湯方　麻黄二兩甘艸二兩附子一枚

傷寒論辨正　卷陽中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一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

此蓋在二三日之始也脉微細反發熱未至于此或四五日或六七日至于此也故曰二三日以上在其二三日之始若微發汗則未必至于此也熱已不徹於表則不得不漸逼於裏故二三日以上至于此者也惟是心中煩不得臥之因裏熱也又下利膿血之因裏熱者亦宜此方按千金方載治下利膿血之方與此大同而少異矣唯以梔子黃蘗代黃芩芍藥而無雞子黃為異已

宜參考矣

黃連阿膠湯方　黃連四兩黃芩一兩芍藥二兩雞子黃二枚阿膠三兩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內膠烊盡小冷內雞子黃攪令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

少陰之為病無熱為之分故今曰得之一二日別麻黃附子細辛湯及甘艸湯也口中和謂不口燥且渴也此對白虎加人參湯曰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云云亦曰其背惡寒則何其證之類似之甚也乃與以附子湯則其方之不類似之

發也雖然彼則裏熱故口燥渴所以與白虎加人參湯也此則裏寒故口中和所以與附子湯也其證之雖類似於外之甚乎熱之與寒殊異於內矣其方之所以不類似之發也是故先曰口中和曰口燥渴見夫背惡寒之有寒熱之別辨之於此也豈可混焉乎按當灸之三字蓋後人或試於此而旁發之者謬而混耳而不指其經穴也說者云鬲關在第七推下兩旁相去三寸陷中

正坐取之

附子湯方　附子二枚炮　茯苓　芍藥各二兩　白朮四兩　人參二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脉沈者附子湯主之

一身手足謂之身體也手足寒謂其人自覺其寒也較之厥冷厥逆則為稍輕矣麻黃湯曰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此其於疼痛是之謂發於陰故舉脉沈論之也在彼則畧脉浮於此則畧無熱互舉互畧見其熱與寒之別也而疼痛之不一也或身或腰手足骨節不必拘其處所與其輕重也是故折出身體痛與骨節痛掩之以手足寒接之以脉沈二三其人并其發於陰之由詳悉焉爾按二條證各自不同而方一無所更矣亦惟活用焉爾又按千金方加桂枝甘艸亦名附子

湯治溼痺緩風身體疼痛如錐刺刀割者宜參考矣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此在其本伝而無熱者桃花湯主之　赤石脂一斤乾薑一兩粳米一升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温服七合内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

利便膿血而差其名耳

痢者亦皆謂之便膿血也又有腸癖滯下之名惟是下

曰赤石脂一斤又曰内赤石脂末方寸匕且照右三味字則似云既俱煮一斤更復内末方寸匕是獨用赤石脂之大過多為可疑矣玉函経云赤石脂一觔一半全

用一半篩末果如是乎内上何不加更字明之也矧它未有若此例乎是為苦夫再舉之不得其説也強取之於兩端耳按白散云右件三味為末内芭豆更於臼中杵之云云芭豆亦三味之一而不外之也且繼曰内芭豆豈亦分其一半而已其用耶可謂無謂矣要之玉函經之出後人之偽撰也固不足以悉信矣觀乎白散之果非更復内芭豆則於作之劑又詎分其一半而二其用耶然則今何據而作劑也按赤石脂一斤者蓋先具一劑之分也千金翼方載赤石脂散曰赤石脂三斤右一味擣下篩服方寸匕日三云云亦可以證矣右三味者總而計之也而其所煎煮唯乾薑粳米二味既煮二

味米熟湯成去滓分温七合内赤石脂末方寸匕是為一服日三服唯赤石脂則不與其煎煮也末方寸匕為一服故悉篩末具一劑之分也未必服盡一斤則不有其大過多之疑也豈可復取之於兩端分其一半而二之謬也金匱要畧方無服字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此蓋謂在二三日之始與麻黄附子細辛若甘艸湯病不愈至四五日之後為真武證雖乃與之不翅下利不止遂為便膿血也按此與前條無以異矣惟彼則初而始焉者也此則轉而及焉者也二者之似不同其所由也不能無疑乎二其治法矣於是並論見其於彼與此皆一之於此而不二其治法焉爾一則使人辨夫自麻黄附子細辛若甘艸湯而及真武湯自真武湯而及桃花湯之轉機也凡繫以日數者各有旨存焉非苟發之矣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可刺

徒曰可刺而不曰其經穴也說者云刺足少陰幽門瀉其經氣而宣通之以輔桃花湯之所不逮也不知果能輔其所不逮否若能輔之乎行之可也按以上三條當列真武湯之後也

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既是厥陰病而全是四逆證也而今標曰少陰病以吳茱萸湯者蓋其始也唯是吐利手足寒未至厥冷遂乃至于此則轉機之迅速者也遂乃至于此也當篇之於厥陰而篇之於此者欲見夫轉機之迅速也所以標曰少陰病也遂乃至于此也全是四逆證而又有吳茱萸湯焉而二方各異其藥劑則其於主治亦無弗隨而異之矣豈可渾同而視之哉惟如四逆湯則專於下利是寒在下焦也如吳茱萸湯則專於嘔吐是寒在上焦也雖均為吐利厥冷乎或下焦或上焦果不同其所在二方之所以隨而異之也若渾同而視之則偶中不與焉又焉能得其肯綮而奏其効乎不可不審矣按此條當與四逆湯並論以為一類已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猪膚湯主之

此下利為主而不至手足厥冷咽痛胸滿心煩為客而不為嘔吐蓋在少陰而挿裏熱者也下利之挿裏熱也津液罷奔命熱漸恣於裏所以咽痛胸滿心煩也於是乎猪膚之腴和之以白蜜及白粉以滋潤於胃則咽痛胸滿心煩自止裏熱隨除則下利亦自止耳

猪膚湯方　猪膚一斤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相得溫分六服

猪膚有衆說而不一膚即肌膚之義謂草外薄皮云者

為是雖然　本邦不牧猪蓋人不食之也惟在崎陽共華客之用又或韓使來時其所過之國適共其用之餘禁而不殺與雞犬俱蕃息此唯在西諸侯二三之國未聞東諸侯之國有若此者也唯其二三之國適與雞犬俱蕃息既禁殺之是故如猪膚及猪膽則本邦常闕藥用亦末如之何已唯猪膚取之於滋潤乎無已則代以猪膏紅毛所載來未牟天伊加乎余嘗試之概一斤十分之一而足矣白粉米粉也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艸湯不差者與桔梗湯

咽痛之必有輕重也其輕者不必腫其重者必大腫是故但咽痛不腫之輕者為甘艸湯其大腫之重者為桔梗湯惟是咽痛而不及吐利故以二三日言之也雖均腫排膿既與甘艸湯不差故加桔梗以黜其毒氣也如白散之於桔梗及千金方治喉痺毒氣用桔梗一味可以推其能矣後世治咽痛不拘其輕重一皆用桔梗湯不及甘艸湯豈謂僅在桔梗一味加之亦無害耶甘艸湯遂屬虛設矣蓋方各有其分存焉而二方之於分在其輕重而隨制其宜者也是以不徒加桔梗而其煎煮之法與其服之之法皆已不同也雖然當二三日之始也不無其輕重如未可定者也於是縱少腫取之其輕者先與甘艸湯是之為法也故曰可與既與甘艸湯不

差也縱不大腫取之其重者更與桔梗湯是之為法也故曰與二方之各有其分也若此矣此豈非在其輕重而隨制其宜耶因此觀之不拘其輕重一皆用桔梗湯不及甘艸湯者得無非法乎二方之分全在其輕重且不同其煎煮之法與其服之法也亦非無其旨矣甘艸湯豈可屬虛設乎哉

甘艸湯方　甘艸二兩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溫服七合日二服

桔梗湯方　桔梗一兩甘艸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

如咽中則不可得而候視也何以知其傷生瘡乎不能語言聲不出者所以知之也蓋雖未必傷生瘡乎其人自謂瘡腫起充塞咽中故至於此也夫既不能語言聲不出也飲食何得下水藥入口出鼻甚則不得息不急治必殺人矣較之但咽痛者則更為太甚矣後之所謂纏喉風急喉痺亦皆類之也

苦酒湯方　半夏十四枚雞子一枚

右二味內半夏著苦酒中以雞子殼置刀鐶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嚥之不差更作三劑

苦酒酢也曰以雞子殼置刀鐶中云云人多困其不可應卒也少試此術者余則屢見其效矣是固非難行之

術也刀鏃蓋因其幸可置雞子殼之便舉而諭之爾故今不必於刀鏃無已則掘挠銅線作如鏃者苟足置雞子殼耶以此代之亦何不可不煮不以藥銚而以雞子殼者此之為法則雖如不可繚乎如其不可應卒何不如以磁器之最便也於是先取一磁盞盛苦酒二合投剉半夏一大匕漬之頃刻次破雞子一枚去黃停白漉苦酒去半夏攪和雞子白令相得安火上一二沸急下火頓含嚥之嚥時捫鼻不令氣入可若火太熾則必凝結微亦不佳所謂文武火為佳若凝結不可嚥則漉絞取汁亦無害也藥已下咽氣通腫消聲自出能語言不及再三最妙余屢見其効者如此矣於是將欲使夫未試之人遍知此術之固不難行也故今詳之爾

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

不但腫或涎纏咽中則無不加之痛矣宜以此制之已咽痛之不一半處方之所以差之也不可不審焉

半夏散及湯方　半夏　桂枝　甘艸各等分　已上三味各別擣篩已合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若不能服散者以水一升煎七沸內散兩方寸匕更煎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嚥之

各方之作劑也或湯或散或丸品差其制以適其宜直為之名令人法而不繚者也而今在此也散適其宜則如不可更作湯然雖然且痛且腫且涎纏咽中無奈不

能服散於是不得已作湯者也乃作湯猶以散煎服之則與它作湯之法又已異矣以其不可彊也夫既為湯為散為丸品差其制以適其宜直為之名令人法而不繚焉而今以散作湯者惟是在一旦之畧而非定常之法也豈可復例之於它而繚其正法哉不可不慎焉下火上火之反即去火也按以上三條為一類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

此其證與方何其與四逆湯不相遠之甚也而彼則吐而利此則但下利而不吐者也縱其不吐或清穀或腹脹或厥逆是皆不在白通湯而在四逆湯也故如白通湯則專於下利者也均在裏寒吐與否此為二湯之別也此其證與方之與四逆湯不相遠之甚也不可不辨焉

白通湯方　蔥白四莖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按是四逆湯方中代甘艸以蔥白耳

少陰病下利脉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脉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服湯脉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此蓋承繼前條而論其一轉機遂及于此也既而脉微則四肢微冷可以知也既而與白通湯不唯下利不止至厥逆無脉乾嘔煩於是加猪膽汁人尿與之也此其於證不遠通脉四逆而其於方亦不遠通脉四逆加

猪膽汁湯也乃今厥逆無脉之危不讓於彼而不加附子乾薑者蓋以下利仍舊也若下利已止厥不還脉不出則當與通脉四逆湯已是皆在裏寒而證與方之不相遠也豈可不辨焉服湯以下二句不翅例之於此亦例之於四逆湯及通脉四逆湯也

白通加猪膽汁湯方　蔥白四莖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　人尿五合　猪膽汁一合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膽汁人尿和令相得分溫再服若無膽亦可用

按如四逆湯則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如白通湯則煮取一升此其煎煮之不同其法也亦豈無其旨乎不可不愼以守矣又按若無膽亦可用二句蓋後人適闕

此條今為二節前七句後五句

而不用之亦已有效因旁註此義者謬而混耳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沈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

二三日不已一則蓋以麻黃附子細辛若甘艸湯言之曰始得之曰得之二三日是也是反發熱脉沈者也一則以附子湯言之曰一二日是也是口中和其背惡寒無熱者也是皆在裏證未具之始既而不已至四五日遂具腹痛以下之裏證如此矣所以概擧日數見其轉機也它曰二三日以上曰五六日曰六七日曰七八日曰八九日者莫不見其或裏寒或裏熱深淺劇易亦皆

從彼而及此之轉機爲如此條亦其一也乃至爲有水氣爲之定證也其人以下謂其然與否亦皆主之也況重謂怠惰溼重也小青龍湯曰心下有水氣此亦曰爲有水氣雖然彼則在陽位故舉發熱言而水氣在上未及四肢故特以心下言也此則在陰位故不言熱而水氣在下延及四末故不指其處所也是爲陰陽之分矣可見咳之因水氣乎有小青龍湯有真武湯惟是在陰陽之分不可以不明也而後之欲制咳者獨知有小青龍湯而不顧又有真武湯也謂戴附子芍藥苓术生薑之力不伍麻黃五味子細辛半夏之屬固不足以制咳也於是適用之必加是等之屬妄行己意己殊不知咳之因水氣乎有陰陽之分而從具其方法各異其宜而不能相兼是以青龍未必制咳真武未必不制咳惟是在得陰陽之位而不失其宜爲然後於彼乎於此乎無弗制水氣弗啻制咳已陰陽之分豈可不明乎豈可獨泥小青龍湯而不顧真武湯乎豈可復推各品之能而妄行己意乎按或下利下上疑脫不字也下利既已見于前文而又復之於此豈有之乎明是脫不字蓋論雖不下利亦主之也又按此條與太陽篇所論大異其證證異而方同可見方之有活用而不須加減也方之為活用者固不少也豈若後之妄證而為加減之比乎不可不審矣

真武湯方　茯苓　芍藥　生薑各三兩　白朮二兩　附子一枚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此條今為二師前六面後六句

後加減法若欬者加五味半斤細辛乾薑各一兩若小便利者去茯苓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二兩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前成半斤

按加減法皆依或字蓋亦後人之所補也

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脉微欲絶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湯主之

此蓋欲見其始於少陰而薦於厥陰之轉機故今載之于此標曰少陰病也下利清穀詳于太陽篇故今畧之于此外熱表熱無有異也此至身反不惡寒為之定證也其人以下不必其然與否故亦皆曰或蓋雖外有熱裏則極寒下利清穀為之證乎大異翕翕之發熱也手足厥逆脉微欲絶則當惡寒而今不然故曰反四逆湯曰下利厥逆而惡寒云云然則非可必拘也白通加猪膽汁湯曰利不止厥逆無脉乾嘔煩云云乃今承彼於此曰或利止脉不出者云云不啻在此與之已既與四逆湯厥不還及下利不止脉不出者亦皆當與之已又曷須加減之為按其人下疑脱或字

通脉四逆湯方　甘艸二兩　附子一枚　乾薑三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其脉即出者愈

後加減法而色赤者加蔥九莖腹中痛者去蔥加芍藥二兩嘔者加生薑二兩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一兩利止脈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

按附子當是大附子或一枚作三枚不然則乾薑甘艸倍用之之外一無所更兩其所名作之畧者未足以為盡矣它如桂枝附子湯甘艸附子湯尚有附子二枚三枚之畧況在此而無之乎太陽上篇末論四逆湯曰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是即通脉四逆湯也據此觀之果是脫大字者不可疑矣白通加猪膽汁湯曰服湯脉暴出者死微續者生今曰其脉即出者愈暴出即出似無大異而曰死曰愈則有大不同也言其暴急出纔已復絶所以曰死也言其即時出微微連續所以曰愈也此為服後之例也加減法蓋亦後人之所補也又按此條本當列白通加猪膽汁湯之後而今篇之于此者蓋撰次之謬也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此蓋熱厥之輕者而大似真武證者也厥之有寒熱也亦有其輕重矣而今證曰四逆方亦以名之者蓋微厥之輕而厥逆之重統通其名耶乃今覩證於方覩方於證互而推之則寒熱及其輕重足以辨知矣故知今雖曰四逆不謂厥逆而謂微厥也如真武證則裏寒之頗

重者也此則裏熱之稍輕者也證之雖相似乎寒熱及其輕重之不同方之所以不類也雖然何以辨此二者之別乎若其於寒也小便不太赤濁不為下重舌白胎脉無力所以頗重也其於熱也小便極赤濁必為下重口乾燥舌黃胎脉有力所以稍輕也惟此二者之別為然矣雖然二者本自易混矣於是乎並論之於此欲使人辨寒熱與其輕重之別於證之相似與方之不類之際不過而混者也豈可不審哉而後之不涉此等之辨者一取三陰於虛寒而不顧其又有裏熱也是以卒爾見證之與方疑其不脗合四逆字妄謂是直末四逆之劑名以為散者也它如當歸四逆湯亦謂直作四逆之劑加之以當歸者也嗟乎其強且涅之殊甚不翅己謬之復亦將使人謬之不可不慎矣

四逆散方　柴胡　枳實　芍藥　甘艸　右四味各十分擣篩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後加減法欵者加五味子乾薑各五分并主下利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匕內湯中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按加減法蓋亦後人之所補也唯煮散而服者與半夏散畧同此或臨時可行者歟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欵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豬苓湯主

之、

此蓋其始也、反發熱脉沈者、既為下利、遂至於此者也、下利之有寒熱也、亦不能各無其輕重焉、前論曰、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云云、又曰、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云云、又曰、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云云、是皆概擧日數、見其或與麻黄附子細辛、若甘艸湯、或與附子湯、皆不唯不已、熱乎寒乎、轉機之所岐、必有其輕重、不一而止、熱極承氣湯寒極四逆湯也、乃今既為下利、且欬且嘔、且小便不利、則亦大似眞武證也、而彼則裏寒之頗重者也、故腹痛四肢沈重疼痛、不渴、此則裏熱之稍輕者也、故渴而心煩、不得眠、因此觀之、雖如大似乎、果異其所由、豈容眩曜乎、所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以熱在下焦、勢逼於上故也、於是與猪苓湯、利其小便、則熱漸除、諸證自愈、今不言小便不利者、蓋既曰下利、則不言而自明也、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乾咽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蓋脉沈微、外未嘗見其熱狀、故為病在少陰也、而僅在二三日之始也、既而口乾咽燥、則雖其不渴乎、明是為熱深於裏、而津液涸竭者也、故不可不急救矣、附子湯曰、得之一二日、口中和云云、與此背馳矣、可見寒熱之辨、在口中和與口乾咽燥也、大抵曰一二日、曰二三日者、以其猶淺而未深之始言之也、而今儻在二三日

之始既已不淺若此矣況於二三日之後乎因恐在二三日之後熱益深于裏而津液益涸竭終不可救也於是雖在少陰而取治法於陽明使其急救之於此而不至深劇爲此而急下之豈非恐其後于此之終不可救乎因知今急下之在其一旦而又不無其不可不急温之者從其後也於是繼載四逆湯曰急温之要其察微於毫髮之際而不失其轉機爲故皆曰宜不翅權之於大小而已少陰之於口乾咽燥也有二岐之分若其小便清白者是其本證而非裏熱也何其可下之乎其小便濁赤者是其熱證而非裏寒也何其可温之乎是之爲二岐之分也少陰之於口乾咽燥也惟寒與熱熱極

承氣湯寒極四逆湯豈可不審乎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少陰之於下利也莫論裏寒爲而又有裏熱爲而亦有其輕重爲有緩急爲今如此條則裏熱之最重且急爲者也較之前證則自利清水之更甚津液不彌益涸竭乎雖然彼則熱無所散急其無所散此則熱有所漏急其有所漏二者之所以急者以津液涸竭之急也既異其證而一於津液涸竭之急所以一其方劑而皆急救之也清圊也即清穀之清非清濁之清也自利清水者謂下利無糟粕唯純青色之污水也故曰色純青此固

裏熱鬱蒸迨所使而毒氣之甚者也於是雖下利有氣欲上衝心之勢也故心下必痛所以急下之并黜其毒氣也雖曰心下必痛此必濡而非鞕滿也曰口乾燥曰口乾燥唯在詳畧無有異矣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猪苓湯曰下利六七日云云今曰六七日腹脹不大便雖均因裏熱而下利之稍緩與腹脹不大便之殊急可見各有其分也且前條論在二三日之始但口乾咽燥者既已急之則於此六七日之後腹脹不大便者豈可不急之益急之哉

少陰病脉沈者急温之宜四逆湯

或云不曰厥冷者是有說存焉何則既已至此矣欲急温之或不及也要在據察其機而今其不至此矣所以不曰厥冷也它亦倣此

此蓋承上三條皆曰急下之而論其或遂及於此之一轉機也夫既急下之在其一旦裏熱已除耶未耶忽而裏寒忽而裏虚裏寒宜温之裏虚不可救矣此其轉機之暴急在毫髮之際殆不易辨而不可不辨者也既能辨之耶裏寒之宜温之果不急之則不唯為後也已矣始在裏熱耶既已一得之於急之今於裏寒耶或将失之於緩之所以並論三條繼以此條下之與温之皆曰急使人辨轉機之暴急於毫髮之際無其失之於緩之悔也此條連牽上三條來見其四肢厥冷也而今但曰脉沈而不曰四肢厥冷者蓋舉方而畧證也按此與陽明篇繼大承氣湯之後以四逆湯正同且此篇之終之

此條今為三節前四句中六句後四句

四逆湯為繼論厥陰篇之過脉也亦猶太陽下篇終之白虎湯為繼論陽明篇之根起也此為篇法矣

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宜四逆湯

此至復不能吐四句蓋本證也此而有二岐之分爲始得之以下六句論瓜蒂散也若膈上以下四句論四逆湯也二證之大相類而二方之大相遠不爲不易眩矣所以合論之於此令不相混也飲食入口吐者凡四道爲五苓散曰水入則吐此渴而小便不利者也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曰食入口即吐此下利者也大黃甘艸

湯金匱要畧曰食已即吐此不在胸中而在胃中者也今曰飲食入口則吐此手足寒或厥冷者也此四道者皆飲食入口吐者也而其所無之不同則證之所以岐而方之所以差也今曰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此無大似調胃承氣證乎雖然手足寒脉弦遲則胸中實之候而非胃中實之候也故曰不可下也當吐之蓋謂瓜蒂散也今此而乾嘔乎此何大遠瓜蒂證也雖然四支厥冷脉微弱則膈上有寒飲之候而非胸中實之候也故曰不可吐也急溫之當云急云見其自有其分也於是乎當不眩二證之大相類與二方之大相遠而二岐之分判然不濫爲爾矣稽它行瓜蒂散例曰脉微浮胸中痞

鞕氣上衝咽喉不得息又曰手足厥冷脉乍緊邪結在胸中心中滿而煩饑不能食今曰心中温温欲吐復不能吐此皆不在胃中而在胸中故吐之為法也雖然在此乎不無似其可下者論曰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又曰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此皆不在胸中而在胃中故下之為法也此豈謂無似乎雖然不在胃中而在胸中何其可下之乎所以設不可下之戒也瓜蒂之於證不啻湜四逆湯而又將湜吳茱萸湯也吳茱萸之於證曰食穀欲嘔曰乾嘔吐涎沫曰嘔而胸滿曰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豈亦謂無似乎雖然時在胃中時在胸中時或皆與焉則非若夫結實

胸中而不與胃中之比也豈可復眩此而湜之哉蓋推之於證而方可以察矣所以畧瓜蒂之方也考之於方而證可以知矣所以省四逆之證也寒飲痰飲也

少陰病下利脉微澁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温其上灸之

下利之因裏寒也嘔而汗出則唯有欲下利之氣不能太多故曰必數更衣反少此似夫裏熱之下重果有異矣故曰當温其上灸之謂與四逆湯且灸厥陰也方有執曰上謂頂百會也此一取之於灸然則何不曰灸其上温之乎可謂謬矣郭雍曰惟幽門主治乾嘔噦裏急

下利

傷寒論辨正卷陰中終